

§ 山中傳奇/登峰

§ 眇神之所



神話中，奧林匹斯山被描繪為宙斯、赫拉、雅典娜、阿波羅、阿耳忒彌斯等十二主神的居住地。他們在此商議人間與神界的事務。

山峰終年雲霧繚繞，凡人無法抵達，象徵神與人之間的界限。

516BC 畢達哥拉斯在奧林匹斯山隱修 12 年了，年紀是大了些，但是經過先天真炁洗髓易筋，筋骨如鋼，皮膚緊實，胸腹起伏沉穩有力，身體強壯得像 30 多歲的壯年。

時候到了，應該下山了。但是下山前得到山頂磨練一番，畢達哥拉斯這幾天都這麼想著。

§ 登峰

在低海拔，雪只是雪；在中海拔，風已有聲；但在接近山頂的高山帶，天地的界線開始潰散。

越靠近山頂，他越清楚感覺到：

這不是登山，而是踏入一個早已被諸神遺棄、卻仍拒絕人類靠近的所在。

風不再是從某個方向吹來。

它們像是從虛空中突然誕生，撕裂皮膚，鑽入骨縫。

雪不是落下，而是被拋擲，如無數細小的石片，抽打臉頰與眼眶。

更可怕的是雷。

不是雲中閃光，而是貼著地面奔走的白色電蛇，在岩石間炸裂，將整塊山脊震得低鳴。空氣中瀰漫著燒焦金屬的氣味，連呼吸都帶著刺痛。

畢達哥拉斯在一處裸露的黑色岩脊前停下腳步。

這裡，便是傳說中的神域門檻。

不是宮殿，不是神座。

而是一片被雷反覆擊打、被暴雪磨平的荒原。

神已離去，只留下不容侵犯的法則殘影。

他正要踏出那一步時——岩石動了。

§ 山怪塔勒歐斯(Talaios)



那不是巨獸，而是山本身的意志被喚醒。

岩脊裂開，一個由碎石、霜晶與黑色苔痕構成的形體站了起來。是塔勒歐斯，身後跟著巨塔般的銀熊。

「你終於來了，凡人。我是界線仲裁者，凡要越過界線者必通過銀熊的考驗。」

銀熊的每一步，都讓雪層崩裂；牠的手臂揮動時，空氣被壓縮成看不見的牆。

「來吧！」畢達哥拉斯沒有後退。

他雙足扎根，真炁沿脊柱上行，胸腔擴張，吐息如鐘。

地面震動的一瞬間地精靈瑠珂最先現身。

她從岩縫中鑽出，身形矮小卻靈動，皮膚如濕潤的泥土，眼睛閃著礦石般的光。她雙手按地，低喝一聲，岩層反向隆起，硬生生擋住銀熊的第一擊。

接著，水精靈優媞婭化作一道藍白色的霧流，纏上畢達哥拉斯的手臂，為他隔絕刺骨寒風，讓血脈流動不被凍結。

銀熊怒吼，整片山脊塌陷。

火精靈皮羅斯在暴雪中燃起，赤紅的火舌舔舐碎石，將凍結的岩塊炸裂；風精靈薩戈則在高空盤旋，改變風向，將銀熊的力量牽引偏移。

這不是單挑。

這是修行者與天地意志的一次正面談判。

最終，畢達哥拉斯踏前一步，掌心貼上銀熊的腹部，真炁如脈動擴散，第三眼射出一道炙熱火焰直逼銀熊胸腔。

不是毀滅，而是承認。

銀熊化為虛影，塔勒歐斯退回山體。

前方，只剩最後的坡道，直通山頂。

而雷聲，變得更近了。

§ 獨眼巨人(Cyclopes)



山頂沒有雪。

只有被雷反覆燒融、再瞬間凍結的玻璃狀岩面。

天空低垂，雲層旋轉，像一隻巨大的眼睛。

然後，那隻眼睛睜開了。

Cyclopes。獨眼的雷霆遺民。

他站在風暴中心，單眼如熔爐，雷電從他的脊背延伸到天際。每一次呼吸，都引發一次閃擊。

第一道雷，直劈畢達哥拉斯。

薩戈全力拉偏風向，仍被波及，身形幾乎潰散；皮羅斯迎雷而上，火焰與電光交纏，炸出刺目的白；瑠珂死死固定地面，防止整個山頂崩裂；優媞婬化作水幕，卻在瞬間被蒸乾。

畢達哥拉斯被震退數步，胸腔劇痛，卻站穩了。

他仰頭，第一次主動呼喚——不是元素，不是精靈，而是古老的神名。

「Boreas。」

北風神的名一出口，天地短暫寂靜。

接著，一道純粹、冰冷、筆直的風，自北方貫穿整個山頂。
不是狂暴，而是秩序。

雷霆被切開。雲層後退。獨眼巨人發出低沉的、不甘的怒吼。

在北風之中，畢達哥拉斯邁出最後一步。

不是勝利者的姿態，而是一一被允許留下來的人。

山頂重新歸於沉默。
而奧林匹斯，第一次，沒有將他驅逐。

雷聲止息後，世界並沒有立刻恢復正常。

雲層散去得很慢，像是被北風神的秩序切開後，仍不甘心地在高空盤旋。

天空呈現一種奇異的淡藍，冷而透明，彷彿萬物都被洗去多餘的顏色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山頂中央。

腳下的岩面仍殘留著雷擊後的熱度，透過鞋底傳入足骨，與周遭刺骨的寒意形成鮮明對比。他的呼吸逐漸平復，每一次吐納都帶出自白霧，卻不再急促。

他第一次感覺到奧林匹斯沒有再注視他。

不是接納，也不是拒絕。

而是那種更古老的狀態：你已不在審判之內。

四位精靈陸續顯形。

瑠珂坐在裂岩旁，背靠山體，小小的身影顯得異常疲憊，彷彿整座山的重量曾短暫壓在她肩上；

優媞婭凝成清澈的人形，水色的長髮在風中緩慢流動，她的氣息仍有些不穩；

皮羅斯的火焰縮成微弱的紅光，在冰冷的空氣裡顯得格外孤獨；

薩戈則幾乎透明，只留下風的痕跡。

他沒有立刻說話。

因為他知道，任何言語都會顯得多餘。

良久，畢達哥拉斯低頭，看著自己的雙手。

這雙手曾推動山石，曾承接雷霆，曾呼喚神名。

卻在此刻清楚地告訴他一件事——這條路，到此為止了。

奧林匹斯教會他的，不是力量，而是界線。

神的力量，存在於自然之中；人的修行，則必須離開神域，回到眾生。

他終於明白，自己多年來隱修的真正目的，並非登頂，而是知道何時該離開。

北風已遠。

山頂沉默。

畢達哥拉斯轉身，第一次沒有回頭看奧林匹斯。

在他心中，一條新的方向已經隱約成形——
不是向上，而是向外；
不是向神，而是向更古老、更陌生的智慧之地。

那將是一段不屬於希臘的修行，也是他必須獨自踏上的旅程。

§ 離別

離山前的夜特別靜。
風沒有上高處，只在林間低低迴旋，像刻意避開這片洞穴。

畢達哥拉斯收拾不多的行囊，心卻比任何一次遠行都沉。他尚未坐定，便感到一道熟悉的重量撲上來。



雪狐直接撞進他懷裡。

牠抬頭看他，眼睛亮得不講道理，尾巴一甩，像在不滿他分心。還沒等他開口，白毛已在他胸前化開，霧氣裏住兩人。

絕色少女出現時，整個人幾乎貼在他身上，雙臂環住他的頸，毫不留縫。

「你要走。」她說，不是疑問，是指控。

她黏得很緊，額頭抵著他的，呼吸故意亂給，像在搗亂。

她的腿纏上來，動作任性又熟練，彷彿早就決定今晚不讓他有一寸清醒。

她低頭在他頸側磨蹭，帶著一點孩子氣的壞心眼，笑得輕輕的，卻不肯鬆手。

「不准你想那麼遠。」她小聲說，「今晚，只在這裡。」

他還沒回答，她已經坐到他身上，姿態霸道又黏人，像宣布所有權。

她故意晃了一下，見他呼吸一滯，便得意地笑，整個人貼得更近，幾乎要把距離揉沒。她的手臂收緊，抱得他動彈不得，像怕一鬆手，他就會消失在夜裡。

她不急，只磨。
慢慢地、反覆地，找最讓人分心的位置。

她湊近他的臉，鼻尖輕碰，卻偏不親，只貼著笑。

「看著我。」她說，「不然我會生氣。」那語氣半真半鬧，卻讓人無法違抗。她的長髮垂下來，掃過他的肩與胸，帶起細碎的顫動。她滿意他的反應，像被誇獎的小獸，貼得更緊，連呼吸都不肯分開。

火光映著她起伏的背影，她整個人伏下來，又忽然抬頭，在他唇邊停住，故意磨蹭，笑得又甜又壞。「這樣就好了。」她說，「不要快。」

時間被她拉長，情慾在反覆的貼合中慢慢堆疊。

她抱得很緊，黏得很久，像要把他的氣息、體溫與記憶都留下。

當夜色最深，她終於安靜下來，把臉埋進他頸側，小聲地、任性地說：

「你走了，我還在這裡等。」

黎明前，她化回雪狐，卻仍貼著不動，尾巴牢牢圈住他的手腕。畢達哥拉斯沒有收回手。

他知道，這一夜不是告別，而是一種被允許帶走的牽掛。